

中国民间志怪故事系列

鬼宅寻妻

贾立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间志怪故事系列

鬼宅寻妻

贾南编

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间志怪故事系列/贾南编著. —北京:中国
出版社, 1996. 3

ISBN 7-80088-792-8

I. 中… II. 贾… III. 民间故事: 神话-中国-当代
N. I2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035 号

中国民间志怪故事系列

鬼宅寻妻

编者: 贾 南

* * *

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市金鑫达彩色印刷厂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9

插页: 30 字数 780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全套定价: 11.40 元(共六册)

单册定价: 6.90 元

ISBN 7-80088-792-8/I·100

目 录

花姑救夫驱蛇妖	(2)
珍珠衫	(11)
假五通神戏万佳妻	(28)
许生遇仙	(39)
毕生轻佻失狐妻	(47)
梦得佳妇	(56)
花豹子改邪归正	(63)
恶少奸淫受宫刑	(72)
蒙山诸生	(76)
心妒口臭	(83)
陆水部因言失佳偶	(101)
虎头人	(111)
鬼妻嫁孝廉	(126)
黄胡子	(134)
一身两魂鬼持家	(148)
狐女为师中状元	(153)
丹青为媒仙为侣	(159)
风流寡妇	(167)
李林甫转世	(169)

花仙子.....	(173)
鬼宅寻妻.....	(177)
阴魂不散寄母体.....	(181)
举人吃妖宴.....	(184)
树仙子与唐大爷.....	(191)
蛤蟆讨媳妇.....	(194)
阴府告鬼王.....	(198)



花姑救夫驱蛇妖

花姑救夫驱蛇妖

安幼舆是陕西的一个书生，为人轻财重义，喜欢放生——打猎猎到的禽兽，只要被他看见，他就不惜出大价钱买下来，然后把它们释放。

一次，他到舅父家去帮助料理丧事，天黑以后才回家。在经过华山的时候，他在山谷中迷了路，抬头一看，四面都是黑的山岭，心里不免恐慌起来。这时，他忽然发现前面几百步之外的地方有灯光，他立刻快步朝那里走去。他刚走了几步路，突然又看见一个老汉伛偻着身子、拄着拐杖，正在另一条斜路上拚命往前赶路。他停下脚步，刚想向对方问路，没有想到那老汉却先开口了，只听他大声问道：

“那边是谁呀？”

幼舆立即回答说，自己是走迷了路的，看见前方有灯光，估计那是一个山村，想去投宿。

“那可不是什么安乐乡！幸亏老汉我来了，可以跟我走；我家的茅屋，今夜可供你安歇。”老汉说。

幼舆听了这话，高兴极了，就跟在老汉身后走了一里多路，面前出现一个小小的村庄。老汉去扣路旁一扇树枝编成的栅栏门，一个老婆婆出来开门插头，张口就问：

“郎君来了吗？”

老汉说：“嗯，来了。”

进到屋里，屋子又矮又窄。老汉忙把油灯挑亮，请幼舆坐下，叫快端酒饭来。老汉对老婆婆说：

“郎君不是外人，是我的恩人。你腿脚不灵便，叫花姑子来热酒吧！”

话刚说完，一个少女端着饭菜进来，安放好以后，她就立在老汉身边，一双水灵灵的大眼不时偷看着客人。幼舆在灯光下见她生得很美，简直跟天仙一般。老汉回过头让她去热酒。房子西边角上，有一间小套房，那里有煤火炉。她提着酒壶进去，先捅了捅炉子，然后就把酒壶放上去。幼舆在这边问老汉：

“这位姑娘是您的什么人？”

“老汉姓章，七十岁了，只有这么一个女儿。穷户人家，没有仆人、使女，由于您不是外人，这才敢叫老妻，女儿都出面侍候客人，希望不要见笑。”

“给她订亲了吗？”

“还没有呢。”

接着，幼舆就不住口地赞美姑娘长得俊俏，又那么伶俐。老汉刚开口说“过奖了”，就突然听见那少女一声惊叫。老汉立即跑过去，只见酒煮沸了，溢了出来，炉火上腾起一片蓝色的火焰。老汉急忙把酒壶提了起来，对女儿呵斥道：

“这么大的姑娘了，怎么连酒沸了都不知道！”老汉低头一看，见炉旁有一个用秸秆芯插成的小女娃娃，就又呵斥她道：

“头发长得那么长了，你简直还跟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边说边拿起那个小娃娃，走出来给幼舆，还对幼舆说：“你看看，都是贪玩这个，把酒都煮沸了。刚才你还夸奖她，要羞死

了！”

幼舆把那个玩艺儿接过手里仔细一看，见它有眉有眼，穿着小巧可体的袍子，做得又精巧，又好看，便称赞说：

“虽然近于儿戏，但也可以看出她心灵手巧了。”

他们边喝酒，边谈话，过了好大工夫。这当中，花姑子多次来斟酒，嫣然含笑，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羞怯、忸怩的样子。幼舆很有些动心。这时听见老婆婆在后边喊老汉，老汉站起身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幼舆和花姑子两人，幼舆说：

“见到你长得这样好看，我的魂都快丢了。我想请媒人来你家提亲，恐怕你家不答应，这该怎么办？”

花姑子假装没有听见，提起酒壶又去热酒。幼舆又问了她几遍，她都默不做声，跟完全没有听见一般。幼舆没办法，只好跟过去追问。他刚走进套间，花姑子就厉声厉色地问：

“你进来干什么？”

这声音叫老汉听到了，老汉很快进来问：“怎么了？”

“酒又要沸，要不是郎君进来，壶都要融化了。”花姑子从从容容地回答。

幼舆一听这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更加喜欢她，并且多添了一层感激之意。他再没有心思喝酒，就假装说醉了，离开了座位。花姑子一看这情形，就离开了这里。老汉亲自替他铺好床，然后走出去反关上门，也去休息了。

幼舆一夜没有合眼，天不亮就告别，回到家里就请一位朋友前去求婚。朋友跑了一整天，天黑以后，回来说没有找到这么一处村子。于是，他迫不及待地亲自骑马，带着仆人前去寻找。到了那个地方，只见绝壁残岩，竟没有一户人家。他们到

附近各村去打听，都说这一带没有姓章的。他失望而归，心焦如焚，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从此得了一种怪病，他心里整天昏沉沉、乱糟糟的。有时强喝进一点汤或粥，就引起一阵呕吐。昏迷的时候，他嘴里总不断地呼喊“花姑子”、“花姑子”，家里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好整夜整夜地守候在他的身边。

他的病势越来越重。一天夜间，守候他的人由于连日来太乏了，睡了过去。他正在朦朦胧胧当中，忽然觉得有人推他，他略微睁开眼，一看原来是花姑子站在自己床前！惊喜之下，他不觉心神清醒，两眼不住劲儿地盯着她，泪不断从眼里滴下。花姑子歪着头，对他笑着说：

“傻东西！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

说完，她就坐在床边，用两手按幼舆的太阳穴。幼舆只觉得一股奇香穿过鼻孔，直透心肺。按了一会儿，他头上冒出了热汗，接着身上也热乎乎的。花姑子边按边低声说：

“屋里人多，我不便于久留。三天以后，我还要来看望你。”

她从衣袋里取出几个蒸饼，放到床头，然后就不声不响地一转眼不见了。

幼舆出过了汗，想吃东西，拿起蒸饼吃起来，也不知道饼里是什么馅儿，把其余的用衣裳盖住，接着就酣睡起来。太阳升起老高了，他才醒来，醒后觉得如释重负，病已好了大半。

过了三天，蒸饼吃完了，精神就更旺盛了。第三天的夜里，花姑子果然又来了。进门后，她就笑着说：

“傻东西！不感谢我这个医生吗？”

幼舆一边连口称谢，一边又向她求婚。花姑子郑重地说：

“我冒险而来，只是为了报答你对我家的大恩。实对你说，我们不可能结为夫妻。希望你早早另做打算。”

幼舆低头不语，过了好大一会儿，他问道：

“我与你家素昧生平，我在什么地方跟你家发生过关系，实在记忆不起了。”

花姑子也不说明，只是说：

“你自己回想去吧。”

幼舆见她不肯回答，还是坚持要求她答应嫁给自己。花姑子说：

“以后我不能经常在夜间来看望你了；至于结成夫妻，那更是不可能的事。”

幼舆伤心极了，看样子他会为此而一病不起。花姑子显出十分为难的神情，思忖了一会儿，对他说：

“你一定要和我结婚的话，就请在明天晚上光临我们家一趟吧。”

幼舆这才转悲为喜，忙问：

“这儿离你们家，道路不近，你纤纤细步，怎么能说来就来？”

“这几天我本来没有回家，东头那个聋老太太是我的一个姨妈，为了你的缘故，我在她那里待到如今，恐怕家里要疑怪我呢。”

幼舆跟她在一起，只觉得她身上发出一阵阵香气，便问：

“你熏的什么香？”

“我生下来就有香气，并没有熏什么香。”

他们又说了一会儿话，花姑子跟幼舆约好，她明天傍晚在

半路上等候着他，说罢，就走了。

第二天天将黑的时候，幼舆骑马驰去，花姑子果然在半路上等候。他们一同来到章老汉家里，两位老人表示欢迎，并摆好酒饭，菜只是一些普通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佳品。饭后不久，老汉就请幼舆上床休息。

夜深以后，花姑子才回到幼舆的房里，她对他说：

“事情办不成了，今夜会面之后，我们就将长久地分别。”

幼舆看她脸色不好，急忙站起来吃惊地问为什么，她回答说：

“父亲说，住在这个小村子里太孤寂，明天就要搬到远处，跟你见面，只有这一次了。”幼舆难过得心都要碎了，拉着花姑子的手不放她走。这时章老汉突然闯进来，对女儿骂道：“臭丫头玷污我家的名声，真把我的老脸丢尽了！”花姑子大惊失色，匆匆跑掉了。老汉也跟着走出去，边走还边骂着。幼舆见此情形，知道事情已没有挽救的余地，只好悄悄地离开这里回家。

回家以后，幼舆几天都不吃不喝，整夜不合眼，始终思念着花姑子，决定夜里再去看看她。说走就走，他乘夜色将临就动身了，不想刚一进山，他又迷失了方向，转了半天，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正当他又着急、又恐惧的时候，忽然看见山谷中隐隐约约地似乎有房舍，就朝那里奔去。到了跟前一看，竟是一座高大壮丽的门楼，好象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庭院，大门还没有上锁。他向看门人询问章家的住址，一个使女出来，问夜里是什么人询问章家。幼舆答道：

“章家是我的亲戚，我偶然迷失了方向，找不到他的住处。”

使女说：“你这个男子不要问章家了，这里是花姑子的舅母家，花姑子现在正在这里，请稍稍等候，我进去告诉她。”使女进去不大工夫，就又出来请幼舆进去。他刚走进庭院，花姑子就从房里跑出来，对使女说：

“安郎奔波了半夜，想来他已经十分困乏，赶快给他准备床铺。”

说罢，就拉起幼舆的手，领他进了正房。幼舆见房中并无别人，便问为什么只有她一个在这里。花姑子说：

“舅母往别处去了，留下我看家。幸亏在这里咱们又见面了。”

她边说边偎依在幼舆怀里，幼舆觉得她身上十分腥膻，心里怀疑她怎么跟从前不一样了。她突然抱住幼舆的脖子，用舌头去舔他的鼻孔，他觉得整个脑子跟挨针刺一般，疼痛难忍。他急忙想挣脱她，可是整个身子好象被大粗绳捆住一样，一点也动弹不得。又过了一会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幼舆已经几天没有回家了，家里人四处寻找。后来听人说，有一天傍晚，曾在山间小路上遇见他。家里人到那里一找，见他已经死在一座悬崖之下。家里人十分惊怪，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只好把他抬回家去。正在家里人哭他的时候，一个女郎来吊唁，她还没有进门就嚎陶，进门以后便抚尸大哭，嘴里喊道：

“天啊，天啊！你怎么这样糊涂呀！”

她哭得声嘶力竭，过了半天才停止。然后她告诉家里人说：

“停放七天，不要入殓。”

大家不知她是什么人，刚想开口问她，她却什么也不说，含着眼泪掉头径直走去，送她出门，她也不理。家里派人跟在她后面，想看个究竟，可是转眼她就不见了。于是，家里人疑心她是神仙，谨慎地遵照着她所说的话，不敢入殓。第二天夜里，她又来了，哭得跟昨天一样。到了第七夜，幼舆突然苏醒，他翻个身开始呻吟。家里人都害怕起来，那女子进来，幼舆跟她面对面呜呜咽咽哭起来。幼舆挥挥手，让大家都出去。那女子取来一束青草，用它煎成汤，在床上给他灌下去。不一会儿，幼舆开始能够说话。他叹口气说：

“害死我的是你，让我复生的还是你……”

“这次是蛇精冒充我害死你的。你头一次迷路时所看见的灯火，就是这个东西。”花姑子解释道。

“你怎么能够使我死而复生呢？难道你是神仙不成？”

“很早就想告诉你，恐怕使你惊怪，所以至今没有对你说。五年前，你是不是在去华山的道路上，从猎人那里买过一只獐子，然后把它释放了？”

“是的，是有这么回事。”

“那就是我的父亲。从前对你说，你对我家有大恩大德，就是指这回事。这次你死后，我同父亲一起去找阎王说理，最初他不答应放你回生，我们哀求了七天七夜，我父亲宁肯放弃自己的道行换你一条活命，他才答应下来。现在你虽然复生了，但全身一定麻木不仁，必须弄到蛇血，合在酒里服用。病才能好。”

幼舆听罢，恨得咬牙切齿，但想不出办法可以擒拿蛇精。花姑子说：

“这事不难。它的洞穴在老崖里边，可以在午后申时，架起茅草烧它，外边用弓箭戒备着，这样可以擒到怪物。”

说罢，她就要告辞，最后对幼舆说：

“我不能做你的终身伴侣，心中实在痛苦极了。可是我为了你，已经把道行丧失了一多半，所以还要请你谅解。近一个月以来，觉得腹中微动，恐怕是个小冤家。是男，是女不知道，一年以后，一定给你送来。你就安心养病吧。”说过这话，她流着眼泪，一步一回头地慢慢走去。

第二天，幼舆觉得腰以下都死了，掐它不疼，搔它不痒。他就照花姑子的话吩咐仆人，仆人们就照着去办理。他们在洞穴里燃起熊熊大火，有一条巨大的白蛇冲焰而出，几张弓弩一齐发射，当下把它射死了。火熄以后，进洞一看，有大小蛇几百条，都被烧焦了。家里人把蛇血合在酒里让幼舆服用，连服三天，他的两腿渐渐恢复知觉；半年以后，他才可以下床行走。后来，有一次他在山谷中独自走路，遇见花姑子的母亲，她把抱在怀里的一个婴儿递给幼舆，说：

“我女儿向郎君问好了。”

他刚想问讯章老汉和花姑子的近况，一转眼老人就不见了。他打开襁褓一看，原来是个男孩。他把儿子抱回家里，以后一生没有娶妻。

选自《聊斋志异》

珍珠衫

宣州大口张到南门金家去求职。

他听说金家并不是宣州人，从别处搬来，一家只有三口，有点钱，想雇一个人。

他来到门前，关着门。

房屋不小，朱门灰墙，屋檐很高，使人觉得高不可攀。

他敲敲门。

门打开一个缝，里面有人问：“做什么？”

“我是大口张，听说你们这里要找一位男管家，我可以胜任。”

门里是个姑娘，把门缝开得大一点，端详端详他道：“你的嘴巴并不大，怎么叫大口张？”

“我的嘴巴是不大，”大口张道：“因我肚子大，饭量大，人家才称我为大口张。”

“人有个绰号，也不容易。”那个姑娘十六七岁，看她身穿粗布衣服，也未打扮，想必是金家的丫头，她是能说会道：“你能做些什么？”

“粗活、细活我都能做，还有，我在这门口一站，你们金家

三个人，都可以放心，没有人敢闯进门。”

“你有什么本事？”

“我还会一点功夫。”

“虽然我们不会功夫，但是我们相信还没有人敢欺上门来。”

“喔……”大口张觉得谈这些没有用处，他道：“我要见你们老爷，请通报一声，如果他不用我，那我就要走了。”

那姑娘还要说什么，后面有人问：“小丫妞，你在和什么人说话？”

“小姐，有一个人，他说他叫大口张，他要来我们家做管家，可是老爷……。”

“叫他进来。”小姐吩咐，打断小丫妞的话。

大口张知道这丫头叫小丫妞。

“请进。”小丫妞道。

“你叫小丫妞？”

“对，我叫小丫妞，怎么样？”她似乎对他叫她的名字，有些不服。

大口张进去，在第二间堂屋中，见到一个身穿素净衣服的姑娘，未施脂粉，脸白如雪。

他拱手施礼：“小姐，大口张参见。”

小姐回以一礼道：“大口张是你的名字？”

“这是绰号，本名叫张训，是宣州乡下人。”

“家中还有什么人？”

“没有了，就是我一个人。”

“你怎么会想到到我家来找工做？”